

蘭花賊

它不說話的時候，像一個老者。

它說話的時候，往往被當成耳邊風。

活著，靠陽光空氣水；重重躺下後，照樣伸展手臂日夜招搖，那根底汲取的養分夠它快活好一陣子，從山上下來，一路上還有好多故事等待收集……

李心蘭醒在一個光亮的早晨，從二樓窗檯看出去，薄紗一般的白雲停在水藍大床上，心想這是個美好的一天，園區裡以漂流為名的展覽會一定能順利進行，一轉身，不見丈夫，她突然想到電視節目裡旅遊名嘴介紹的天坑，身旁頓時陷落一個驚人巨洞，而她就躺在懸崖絕壁上，一低頭是萬丈深淵……

李心蘭又想，他也許只是在附近串門子，便掀了被子下床，外頭陽光這樣好，不管丈夫雲遊何處，她要追上他。

1

梳洗好臨出門前，卻突然頭疼起來，隨著疼痛加劇而且想吐，她有些不祥預兆。庭院裡蝴蝶蘭報歲蘭正開得炙烈，明艷艷笑著暗室裡的蒼白女人，想來是昨半夜冷醒時就感冒了，勉強挪到電話旁，撥了通電話給展覽場找李老師，想說明自己的情況請個假，結果是工作人員接的，說李老師挑木頭去了，回來會轉告。

李心蘭從藥櫃裡找到止痛劑，一看是美國仙靈的，又丟回去，翻到日本福基撒哇的，噼一聲弄破錫箔紙，配水吞了，就在仰頭那一刻突然想到，昨半夜他就不在了嗎？難怪踢被子時他沒反應，她開始覺得不尋常，偏偏頭重腳輕，躺上藤椅時一隻蝴蝶正停在綠紗網上。

一九七一，盛夏，期末考結束。

他告別爹娘依著既定計畫再上山，準備剃了髮遁入空門，一到佛陀腳邊望見那抹淡淡微笑，忽又轉了心念，步出禪寺時看見一棵群蝶纏戀的鐵刀木，便將靈魂寄給它，安心下山去了。

桂花飄香時，他的身影又出現在校園裡，兩個男同學衝到他面前雙掌合十，「高人歸來啦？多日不見，極樂世界一切可好？」

他也雙掌合十，傻笑著託福託福，「阿彌陀佛一切安好。」

笑聲在教室裡激盪開，許多同學乘機盯著他瞧，那黝黑濃密的眉又長了些、垂了點，夾雜在烏髮中的銀線又多了幾根，但身形沒變，還是那件兩袖清風白袷衣，還是那個隨時可以浪跡天涯的灰布包，便一一走開了。

放任他繼續微笑，如一朵蓮靜靜綻放。端著這樣清雅的花，到哪裡都有人說慈眉善目。

畢業後，他抽到空軍，還準備考預官，同學聽聞後又雙掌合十，「師父也要

當兵啊，您就去坐著就好，海峽兩岸自會和平統一。」

他還是笑著，自己也覺得奇妙，大部分的時光都在山上，偶而參與佛學社的課程順便探望學姊，可是期中期末考前，自然就有了靈感，知道該下山了，問了考試範圍借了書，看著看著，考試時便有靈感知道該寫什麼，考預官也是這樣，剛好達到最低錄取標準。

是進入美國人開的大藥廠後，他才了解，真正的黑洞不在太空！

在鞋廠上班時也沒這麼痛苦，就是不能忍受高溫環境下皮革腥臭混合塑料黏劑後鎮日飄轉廠內的臭膠味。定速輸送帶加上重複上膠與敲打，一切生命無生命皆機械化，他向主管反應改善工作環境之必要，但更早機械化的主管只回以標準化答案，他便決定離開了，離開前還依依回望，內部正動作齊整速度一致無聲且安祥地交融成一部運轉順暢的大機器，每張臉含糊得清清楚楚，哪有人痛苦並感到改善環境之必要？他因此確信，菩薩在此。

人人是菩薩。

這樣看來，擔任大藥廠的高級業務其實是走入天堂。但也是上了第十回酒店唱了第一百零一首酒後的心聲才將自己練成不動明王，奉大日如來(梵音摩訶毘如遮那佛)教令示現忿怒形降伏一切惡魔之大威勢明王。

許多個月華初上、七彩炫光快轉流轉熱門舞曲重擊的夜晚，他真的被捲入黑洞完全忘記今夕何夕，反正喝得爛醉時間還比較好過，耳熱酒酣談生意，確實輕鬆愉快，院長主任也好，總醫師也好，威士忌海尼根後全都油頭赤面的，看起來都像失了理性的小獸，只是小獸要的，還有母性的慰藉。

很多年後回想起來，這是他最受不了的地方，原來呷粉味和吃毒一樣，都會上癮，一旦癮頭上來，迫切需索的熱情能灼傷旁人，他們在彼此上下其手的時候，他的褲頭下方也跟著騷亂，他有時很想惡作劇地掏出師父給的道衣，穿上，然後像在山上的每一天每一刻那樣，端坐、誦唸，看看他們會不會害羞，可是從來也沒拿出來過，任憑眼前慾海翻騰情色沸滾，想著人世間最醜陋黑暗的就在眼前了，想著學姊，真的被燙到承受不了時默默到廁所解決。後來，他開始變身，這一變，可把業績帶上了天，沒有任何同事同業敢這樣做，或者說他們不知道可以這樣做，每次引起的笑果都讓野獸們樂不可支，指名他來唱歌跳舞，也有院長閃著淚光叫他別再開了，他們不砍價，只要你們仙靈一筆研究費。

2

洪水暴漲瞬間衝上道路，後方泥石流嘩一聲吞掉蘭花園，抓不住女兒的手眼看丈夫沉入爛泥……李心蘭睜眼，用力吸氣，是夢，她要自己別怕別怕，眼前一切井然新穎，這是有愛村，有神明駐村，附近沒有山，她也不在山上，只是，丈夫不見了，她驚恐地環視井然新穎的一切，昏睡了兩個鐘頭，醒在咳嗽都嫌刺耳的陌生裡，對面原民村的么喝卻從沒斷過，原來歡樂是要邀賀的，還是只要大聲么喝就會一直歡樂，大家都說他們喝得好兇，慈濟菩薩也只能笑笑地勸，總之，得出去找丈夫才行，她切斷渾沌思緒，撥了他的手機。

歌詞裡不停重複「揚葉仔」的童謠突然歡歡喜喜走進來，像個打不聽罵不乖的小孩傻傻亂唱著「揚葉仔，飛過崗、揚葉仔，飛高高」，她立刻想起他在窗前對著滿山黃蝶掉淚的癡樣，那時節國蘭初綻，青春正盛，他卻愛上石縫青苔裡的一葉蘭喜普鞋蘭。其實什麼蘭對她都一樣，考上公務員後她的生活就像公務員那樣日復一日，好像過期月曆翻來翻去，直到他開始迷蘭，她跟著闖入天堂般的世外桃源，他像照顧小女嬰那樣老天荒地守著，遮蔭、通風、施肥、澆水、保濕，連執毛筆趨掃蟲蠅也深情款款，關在蘭棚的時間超過她關在鄉公所櫃檯前的時間，可是他向來都這麼深情，當年熱切「探究生命意義」時也是，她其實不知道怎麼和一個修行者交往，更不想和一個將來極可能出家的準和尚交往，同學勸她勿守活寡，朋友戲稱他高射炮，臭嘴又缺德地譏他，「高人專打高射炮」，他還是一付仙風道骨翩然降臨，在佛學社，傻傻叫她學姊，她當時只覺得那兩道彎彎垂垂還顯害羞還在張望大地追尋大師的濃眉可愛，安在一個年輕人身上那麼不合時宜，又那麼自信自在，就愛上了，他從鞋廠設計、藥廠業務到身價上億的蘭商，確實很大程度滿足了她對公務員之外所有絢爛世界迷離紅塵的奔馳，與想像，她跑不到的地方，他已經傷痕累累回來了，她過不去的人間，他正千迴百轉地經歷，彷彿她才是出家人。

一九七九，盛夏，不動明王。

他在書上找到不動明王。髮垂披肩，愁眉瞋目，嘴角兩虎牙，現大忿怒相，上衣斜帔，下著虎皮裙。右手持劍，專斷煩惱根，左手提索，以勾縛捆綁一切魔，以童子相站姿安立智慧烈焰中。三眼紅圓，脖身纏蛇，除根本煩惱之瞋心，以五骷髏及不動佛為飾，能消一切惡障。

他盯著那法相，莫名的勇氣和感動浮湧上來，哽在鼻頭。他想，虎皮裙不難，有豹紋的衣服很多；龍劍且以掃把替，老婆與老母都愛掃地，長子出世後尤甚，一日不掃全身發癢，掃過拖畢則身心舒暢，可見掃蕩塵沙髮屑之掃帚在某個程度上亦能斬斷煩惱；金剛索也容易借，夜上海的舞小姐幾乎人手一條長羽毛，那東西看似輕軟無用華而不實，可每每拋出手男客便就繩而上勾，連恰恰都不會跳的也敢上台，在強力聚光燈下讓媽媽桑調笑還傻笑；脖身纏蛇最麻煩，搔頭搔了半天，終於，想到專門出租戲劇舞蹈服飾的店。

再次出現美麗華，為了搶下連鎖藥妝店的新興市場，那樣金光閃閃燦爛繁麗的裝扮一出現，剛拿起麥克風的總藥師先傻住，張大嘴彷彿目睹神明降臨，他叫小姐來首快板的愛情恰恰，便拉起藥師扭腰擺臀轉身跳躍，那樣碩壯的一個人用力搖起屁股時全身的亮片和贅肉都不能倖免，他製造了比七彩霓虹更閃耀動感的炫目效果，唱到副歌時壓抑很久的經理副理立刻站起來扭跳歡呼，拿掀翻天花板踩破地表的熱力高唱，「啊飲落去飲落去不通漏氣、跳落去跳落去大家歡喜」，團結又親密得像久別重逢的至親摯友，遇到愛跳黏巴達的長官他跳得更起勁，甚至故意去撞人家，因為不好去看心花怒放的他們如何與舞小姐火辣合體，只能潑猴般拼命擺動，帶點惡意地揮舞遍灑金粉金蔥的「武器」驅趕魔鬼叫喚。

如是因、如是果。

站在績效排行榜上超級戰將的山巔，他眼見自己挖大黑洞不能自拔。日本人聽聞這號人物，連夜密談，用怪手將他剷起來帶回公司。

3

他躺在地上叫卡車來壓的那一次，她的公務員飯碗幾乎不保。

那些傾倒工廠廢棄物醫療廢棄物的黑鬼，每晚在山丘隱密處挖洞，每早滿載垃圾挺進，像瀑布直奔而下那樣排泄大批垃圾，針筒、點滴瓶、尿布、紗布、保麗龍、塑膠管、藥瓶藥罐、電纜線、紙袋塑膠袋、寶特瓶、沾滿血漬的被單、螺絲、銹鐵、橡膠模具、化學溶劑，強暴完了再出動壓土機滾壓填實，原土一車車載走，轉手一賣，嘉惠各行各業。

仁武、大樹、鳥松，三鄉交界，三不管地帶。鄉人含恨，也含淚，在水源保護區上，日日飲用受污染的地下水，日日養著三不五時莫名死掉的雞鴨牛豬，陳情和抗議的動作沒有停過，但也沒有持續過，那些卡車工人的背後都有刺龍刺鳳的柱子可以靠。

各路黑道輪暴鳥松，捍衛財路絕不手軟，李心蘭每次想起來心就要抽痛一下，而他，打聽到一卡車垃圾賺一萬五，好土賣掉再賺百萬的行情價後，氣得躲入蘭棚一天一夜不說話。

沒多久，砍樹挖洞的面孔越來越熟悉，越來越親切。

原來大樹鄉親跨過邊界種植經濟作物，幾十甲樹林全部罹難。

就因為土地不會哭！後來，沾滿血漬的被單上果然開出一朵朵鳳梨花；而廢電纜毒溶劑上也生下一隻隻畸形鴨。被建築廢料、廢棄家具、化學藥桶與各式垃圾墊高河床的高屏溪下游，因為無法消化瘋狂累積的貪婪，以幾乎靜止日日閃耀獨一無二銀灰光澤的奇異墨水呼應南台灣的炙烈艷陽。

大雨一來，黑河滾滾。

她腦海又上演土石流，驚起一身疙瘩，還好路旁的阿好孀叫住她，問她真情列車感恩藝術展的活動辦得怎樣？「昨半夜漂流木運來了，你家的高人站在那邊看好久……」

沒等她回答，阿好孀俐落推起菜籃車走了，留她傻在原地，我家高人昨半夜就不在了？難道是夢遊，還是什麼靈異附身，她肯定事有蹊蹺，又不確定什麼事，難道與眼前搖著屁股花陽光下漸行漸遠的胖矮婦人有關，還在山上的時候，阿好孀就住隔壁的隔壁，一聽到卡車駛入後山或樹倒鳥驚的人群呼叫就要搖頭，甚至掉淚，是李心蘭所看過，最感性的歐巴桑，等怪手開到蘭棚外，阿好孀哭到沒有眼淚時，他也忍無可忍。

蘭市變盤，唯一可供安慰的就是那幾株鐵刀木，和蝴蝶，他再也無法忍受。

一九八八，盛夏，樹有靈，蘭有魂。

在地獄翻滾的這番榮景沒有持續很久。隨著鈔票堆疊，他的健康與體態全走了樣，黃羽毛、銅亮鍊、豹紋裙，連滑稽的金掃把，看起來都那麼可厭，誰要欣賞臃腫老嫗穿著比基尼唱歌跳舞，連扮猴打醉拳的戲碼也不好笑了。天色黯淡，日本人讓他在下著大雨的午後打包，離開六年來腥黑黏膩卻再熟悉不過的溫暖洞穴。

走入靜候陽光裡的寧靜花海。

養蘭協會劉老師，從種樹開始教。教種蘭，更教環保的重要，只要適當的裁剪、適時的肥料和水分，她必以一樹濃蔭回報一夏涼爽，甚至，半世紀的風調雨順。劉老說，樹有靈，蘭有魂，不說話的時候，像一個老者；說話的時候，往往被當成耳邊風。還說，栽花學一年，澆水學三年，好比拖鞋蘭，善變，不能太濕，又喜歡高濕度，需面帶微笑以噴霧器勤噴葉面；好比嘉德麗雅蘭，悶騷、害羞，開花期間得故意一、兩星期不澆水，以靜觀克其躁，靜待好消息；又好比文心蘭、石斛蘭，植材未乾不宜澆水，需在一乾一濕間變通，方能刺激生長；而萬代蘭，全年都在生長，一日不可無水……

又說，「能把老婆伺候得舒舒服服的男人，必是養蘭高手。」

於是，他把從前探究佛書追索人生意義唱歌陪酒大跳艷舞的力氣全部投在蘭園裡，那些亭亭玉立又含苞又含羞的女人。後來專養國蘭專研出藝。

不論哪種國蘭，都以葉片脈絡出現突變紋路之稀有色澤為上品，用行家的話講，「出藝」。未出藝的達摩每株五十元到五百元上下，出藝的頂級品種每株至少三十萬行情。

他把自己關在蘭棚，遠超過李心蘭把自己關在鄉公所櫃檯前的時間。隨著蘭市熱絡、沸騰，他的水晶藝錦松藝斑縞藝，身價看俏。但就像漂亮女人一出家門危險就來一樣，當一株頂級達摩喊到一千五百萬、兩千三百萬時，情況就失去了控制，黑道介入，大財團和政客投資客的金鍋鏟也伸了過來，像炒菜炒股炒樓那樣，將任何好東西高高拋起，鼓動人群投入柴薪讓大火燒啊滾啊多燦爛啊，可是說來奇怪，落入他們餐盤的都是鈔票，落入別人碗裡的卻永遠是青江菜，新聞節目每天報導竊蘭、囤蘭、搶蘭、炒蘭，他聽來都像色情酒店惡性競爭下對女人進行買賣綁架囚禁凌辱什麼的。他發現，一天至少要雇二十人守夜才行，不可能配備土製炸彈或烏茲黑星同黑道火拼，但人多總有阻嚇作用，他不停回憶起民國六十多年金門當兵時種種風聲鶴唳的緊急戰備狀態，如今看不見的流彈炮擊更令人恐懼，每天翻報都在聽聞哪株斷頭哪株爆跌或者哪株又創天價，驚得老蘭家紛紛隱居走避。

直到跌落陷阱。

他一手澆灌(嬌慣)自幼呵護的待字閨女，才剛上市準備嫁入豪門，有小家碧玉有大家閨秀，共三十株含笑女兒紅，通通被拐跑，他驚覺真的玩不下去了。那敬愛的劉老所挖的黑洞，比任何他待過的深穴都來得陰寒。

當然比不上美濃黃蝶翠谷，可是蝴蝶幼蟲愛吃鐵刀木樹葉，蘭棚過去一些的溪畔都是些蜜源植物，長穗草、馬纓丹，春到，蝶就醒了，夏一來，黃蝶滿山飛舞，一隻隻柔軟的鮮黃花瓣低低翻飛，誰看了，都要心碎的，李心蘭家就在丘陵上，遠眺高雄港，是一等三角點，他和她放眼所及，都是樹，綠絨絨濃得化不開，松鼠、老鷹、蛇，還有數不清的螢火蟲，還沒上來種蘭前，還想不到人間有此仙境。

大清晨，卡車引擎轟隆作響，由遠而近，由近而刺耳，忍無可忍的他跑了出去，她在廚房，剛好從背後看到他抹淚的動作，趕緊熄了火關了燈換好衣服追出去，跑到村口一探，唉呦，我的天啊娘啊，他就這樣直挺挺躺在柏油路上，鄉親全都跑出來圍在兩旁叫罵，可是連下地獄都不怕的卡車當然直直駛來毫不客氣，打開車窗劈頭潑灑幹林老母臭雞歪，「給我死到一邊去」，就在她要衝上前拖回自家高人時，一個九十多歲滿頭雪花的阿嬤突然冒了出來，緩緩在他身邊蹲屈、俯趴、轉身躺下，電光石火之際黑鬼急剎，海嘯般的尖叫聲過後，只剩樹顛烏鴉嘎嘎嘎，黑鬼撞開車門跳下來，壓低聲音叫了聲阿嬤，阿婆沒有表情，拿蒼白的手撐地，很吃力地讓身軀坐起，用一樣蒼白卻異常銳利的手指指著惡鬼：你好膽擱倒ㄅㄨㄣˊ ㄇㄨˊ 你試試看！

鄉親一借到老菩薩的膽，開始鼓譟著，要那鬼「開去鄉公所！倒在鄉公所！開去鄉公所！倒在鄉公所！」

被阿婆從小看到大的黑鬼忿忿倒車，臨開走前，用一張水溝色臭臉瞪著眾人。每次想起這段過往，她總覺得像夢一樣，可是明明那麼刻骨銘心。

如此三日夜，終於把鄉公所搞成垃圾山，骯髒腥噁蚊蠅齊飛臭味沖天，終於，終於引起縣長注意，大駕光臨三不管。

一九九六，盛夏，蘭花劫。

有時候，她突然大發興致起來，拿著筆記對照蘭株，挽著他認真地問，什麼叫「母芽新芽葉禰有藝」、「母棵中骨出藝」？松藝初變先斑和先斑縞變化中透先斑又是什麼？

那是搬到烏松後的事。

當初說好轉戰大陸，由劉老領軍，到對岸看地建棚，每個人在皮箱夾帶幼苗，蝴蝶蘭文心蘭，以報紙細細包捆嚴密排列，就是希望在臺灣墮入風塵的女子能在新天地新氣象中繼續清新脫俗，他將大半生積蓄投入，誰知老師學壞的速度這麼快，不只包二奶的問題，當時就覺得他的交友圈越來越複雜，那些熟門熟路的陌生人看似熱心，其實早有預謀，這些都是後來反覆推敲才見端倪，後悔輕忽徵兆已太晚，他夜夜夢見被追殺，一路逃向老師，老師卻挖了一個洞叫他跳下去，任他如何喊叫都不回頭。

上回是被日本人打包丟棄，這回，他自個兒打包，背著無比沉重的貸款帶著妻小，和幾個蘭友選定烏松，上山，在一片寧靜花海裡望著好奇的翩翩黃蝶，重

新再來過。

沒多久就發現，有惡鬼日日來犯，傾倒廢土廢水，烏松腐爛，猶如文心蘭的花枯病。

沒多久就聽說，二奶掏空劉老。趁著劉老回台時節，有一個更大的黑色集團指揮二奶接管所有植株與資金。

沒多久又聽說更多蕩產傾家的劉老的故事，二奶背後那雙垂涎欲滴的巨大毛手正狂暴作亂，卻始終不露痕跡。

朋友問他，「蘭花事業做得如何？聽說老共運用統戰手法，埋冤郎(台灣人)錢進大陸包二奶，其實二奶背後還有很多老爺少爺啊！」

說完還嘿嘿兩聲，他苦笑，人道和鬼道、阿修羅道打交道，確實要高人才行。一九九六年，盛夏，蘭市崩盤。

5

李心蘭從不早睡。

沒想到難得早睡竟睡丟丈夫？她自覺莞爾，生活從來不是件輕鬆的事。他躺在地上讓垃圾車來壓那一次，終於驚動縣長，和一堆蒼蠅般的媒體記者，那位年邁但顯福泰的女縣長，炯炯雙眼，握著拳頭承諾鄉民立即接通自來水，並停止所有傾倒垃圾的違法活動，鄉親們感動得眼眶泛淚。當晚，同事和長官在電視機裡看到陳情座談會上她的身影，隔天闔室密談，從省籍問題政黨色彩身家背景問到丈夫事業，最後嚴詞警告她注意身分與立場，要求上繳報告詳細說明。

回到家後，她從腰後摟住他，在蘭棚裡，看著初綻國蘭和其他疏於照顧得了什麼炭疽病白絹病花瓣斑點病要死不活的蘭，笑說今天被留校察看，還要寫報告，她說她只想寫：公務員也是死老百姓，死老百姓要的不過如此。

他笑笑，說那幾棵鐵刀木快不行了，可是空谷有幽蘭，他又發現一些稀有品種，然後靜靜抱緊她，彼此都沒有讓對方發現自己的淚水。

李心蘭用力吸氣，決定往展場走去，天氣這樣晴朗，丈夫不會有事的。

從卡玫基到莫拉克，蘭棚傾覆家園毀壞，可人還是好好的，好好的站在這裡享受日光。

籌辦真情列車感恩藝術展，她和他負責漂流木作品，兩人在假日走訪木雕藝術創作者邀集參展創作，要吸引大家到有愛村走走，幫助八八水災受災戶。

他們對漂流木有份親切，不管哪種姿態，都代表樹木想說的話。卡玫基之前，烏松已經禿一半，一遇豪雨，泥流滔滔，比黃河還壯觀，開車返家時都得提著一顆心，莫拉克來襲，土石流猛犯，他和她輪流背著老母逃下山，在溪裡看到一些斷頭的、身體被削掉一大半的！驚惶失措中，發現有棵殘木浮在泥漿一路跟隨，等安頓好了想去河邊撿回家，沒想到河口全是漂流木，密密麻麻在水上推擠吵架，他們已經認不出逃難的朋友了。

沒有年輪的樹，再也無法計數，關於離土後的時間與方向。眼前全都是災民。

真的不見了。

丈夫失蹤第三天，李心蘭帶著兩鼓眼泡，完成報案手續，路人看她頭髮散亂眼眶潮紅，都投以無限憐憫，可是她無所謂，熱珠子滾下來也沒感覺了，信步走回展場，李老師過來拍拍她肩，不確定該讓她幫什麼忙，環顧場內木頭人，「你就幫忙掛名牌吧。外面那幾件是高先生有參與設計的，你把名稱想好，名牌也掛上去。」

李心蘭點點頭。

接過志工給的資料，她看著眼前兩棵互相依偎但左右各伸出一隻手好像在歡呼的枯木，擺上「喚風呼雨」的木板；大小枯枝組成共有六隻大腳好像巨獸的，叫做「活靈活現」；三棵大木合力撐起一塊被細枝包圍的漆藍木餅，叫做「幻眼」；鐵條摺成人形端立在枯木上做體操的叫「日昇之舞」，而一棵很像獨腳人倒立的作品叫「風說，你要來」，最後掛上「最初相遇的地方」，剩下的都是名為「風車」或「海洋」的創作，她想到枯木、哭墓，眼淚簌簌墜下，走到戶外，逆著強光欣賞丈夫作品時眼睛極不舒服，只好躲回屋簷下仰觀，那站得挺拔最厚重渾圓的一棵，在本身三分之一處，被深深嵌入一塊帶有利齒的鋼片，意思很明白，她要取名「痛」，上有蝴蝶棲息枝頭，下有毛毛蟲蠕動的就叫「揚葉仔飛高高」，細看兩隻電鋸雕出的生物，樸拙中不失生動，至於最後一件，她想了很久，頭又痛了起來，丈夫說，仙靈的止痛藥成本很低，成分有問題，類固醇比較實在，福基撒哇的剛好相反……醫藥界浮報藥品價格，很恐怖，又說，你不要亂吃，我每天上班好像在賣身，又說，每個月要賺二十五萬才夠繳貸款……美國公司是英雄主義，表現很好當皇帝表現不好下地獄……太現實……日本講團隊，六點下班少一秒都不行很規矩……下了班真的要去道場走走，又說，好像一定要這樣，遭遇過最醜陋，也要看看最美的，才不枉活這一遭。

她後悔沒有每一句都聽清楚。

一片枯葉突然打在她頭上，可是附近根本沒有活的樹啊，她有點生氣。眼前這個俯視沉思的男人正盯著她，而樹頭微微扭曲的隆起又像極一個人正回眸一笑或偷了什麼東西然後左顧右盼，下面兩根枯枝微舉著有點狡黠有點頑皮，她想了又想，決定請志工幫她回去提盆花，要掛在小枝幹上，這一棵，要叫「蘭花賊」。